

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

刘平 编纂

稀见民国银行史料 四编(下)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



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四编（下）

浙江兴业银行

《兴业邮乘》期刊分类辑录（1932—1949）

刘平 编纂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四编：浙江兴业银行《兴业邮乘》
期刊分类辑录：1932—1949 / 刘平编纂. —上海：上海
书店出版社，2017.4

(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)

ISBN 978-7-5458-1415-6

I. ①稀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商业银行—银行史—史
料—浙江—1932-1949 IV. ①F832.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5716 号

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

封面设计 汪 昊

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四编

刘 平 编纂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16 印张 195 字数 2,400,000

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1415-6/F · 37

定价 1100.00 元

第八辑

出游

津浦车中所见

汪任三

孔孟乡邦久慕思，居然历历得亲之。
而今圣教从何说，岂是天心好乱时？
牛驴耕地并三头，极目青青麦秀畴。
岂若江南田负郭，可怜硗瘠几成收。
山东道上石田多，民力凋疲唤奈何。
旷野无烟村落少，凭窗遥瞩眼中过。
济南形势壮河山，逐鹿中原顾盼间。
咄咄东邻存虎视，男儿奋起救时艰。
长河久涸石沙平，空架桥梁车马行。
一路农家栽黍稷，剧怜无雨又呼庚。
蜗房泥壁度生涯，满目疮痍道路赊。
犹筑围墙添炮口，安居乐业问谁家。
森森宰树石碑多，齐鲁之间故故过。
礼教犹存先圣意，倡言非孝竟如何。
徐州北上看山多，两岸嶙峋夹道过。
千里行车风物异，河梁握手又闻歌。
长桥铁练跨黄河，辘辘车声杂啸歌。
水似泥浆斜日照，金光滉漾越时过。
遥看簇簇枣花开，柳絮几疑满树堆。
夹道纷披秋有实，土宜蓟鲁尽栽培。
南北迢迢路几千，车行昼夜越三天。

征人不觉离乡苦，布谷声闻万象妍。

(《兴业邮乘》第三期,1932年11月9日)

从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归来

王雨桐

中国经济学社举行第九届年会于杭州，会期计前后亘七日之久。其中两日，为讨论会及宣读论文；余则分往各地考察。不佞以参列末席之便，归来不觉感触颇多，爰不辞笔拙，拉杂记之。

此次各社员在年会中所提论文，其内容大都注重于世界之经济现状，与我国之关系，及关于本国特种经济问题之研讨，颇能着重于实际之讨论，一扫历来学者好高骛远、庞大虚浮之积习，此实足引为中国学术界进步之显著现象。而于讨论会中，各社员遇有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经济问题，尤能互相发挥阐明。亘两日间之讨论会，各社员之质疑辩难精神，实有足多者。

九月十七日之第二次讨论会，系就浙省图书馆新厦中举行。会毕已十二时，乃驰车赴湖滨，舟渡三潭印月，应杭市各商业团体公宴之招。是时正大雨滂沱之际，顾社员之赴宴热心，不稍因雨而为之阻。同人下船后，雨声狂渐作响，清厉可闻。斯时所乘木舟，以年久失修，罅隙处水已渗漏而入。当其冲者，适为同舟诸女士，深以御衣单薄苦之。于是社员中之挟有雨衣者，乃亟解而为之蔽。风雨同舟，共济精神之溢露，吾不图于此见之，至足称美。默念今日我外患急迫、内乱纷乘之中国，亦正类此漏舟，特未识彼舟之乘客，果能如此舟之乘客，秉同辙之精神，以赴事功乎？吾人不禁馨香祷祝之。

今日之谈东北情形者，乃增一所谓“满洲国”之名词。夫国际间所习用已久之“满洲”两字，吾人固知为他人代我强为设定，用以淆乱国际间之听闻。国人不察，盲目引用而附和之。于是人之以“满洲”名我东北国土者，我亦不得不以“满洲”自称矣。此已为识者所痛心。今兹之所谓“满洲国”之声浪，将以傀儡与日寇间之互相唱和，而渐传播。履霜坚冰至，覆辙俱在，吾深为之危惧也。

九月十八、十九两日，系同人赴东西天目山考察之日程。东西天目，素以浙省之两大名山著称。东天目以泉壑胜，西天目以林木胜。东天目规模宏大，高楼梵寺宇，确为

名胜古刹。近复有人捐资该寺,装置电炬,自备柴油引擎一具,马力为五十匹,可燃灯三百五十盏。现前殿已装竣放明,后殿尚未接线。同人抵寺之日,寺僧为备卧具五十余。余与俞寰澄先生,对床而息,入夜一灯荧然相对,静听窗外泉瀑声,有如急骤之夜雨,不觉悠然神往,疑此身似非我有矣。至西天目寺之构筑,其广袤似胜东天目寺,而雄壮幽闲处,尤远过之。其山上老殿,同人以为时过促,不及往游。西天目树之巨者,虽数人合抱,尚不能围之。综观东西两天目山,风景实以后者为胜。吾人终年栗碌,纷攘自苦,至此乃不得不妒羨彼寺僧之何修而获居此世外桃源也。

杭州电厂之新发电所,及最近完成之杭江铁路,为浙省近年最大之建设事业。杭江铁路系由浙省府就建设公债项下,拨款兴筑。已筑成者,为杭州至金华,及金华至兰溪两段,全线计长一九七.七公里。于十八年七月间成立工程局,至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起,开始通车,费时三十三月,全部工程,始告结束。建设厅已于本年七月一日,将该局改为杭江铁路管理局,全部计二十站,经过萧山、白鹿塘、临浦、尖山、湄池、直埠、白门、诸暨、牌头、安华、郑家坞、苏溪镇、义乌、义亭、孝顺、塘雅、金华、竹马馆、兰溪。以江边、金华两站为最大,次之为诸暨、义乌、兰溪。该路现有机车七辆,客货车六十余辆,在西兴最近新建筑者,有客车厂、机车厂等。该路之桥梁工程,以尖山大桥为最。该桥全部钢骨,长约三百尺。车辆方面,刻正在陆续添备,并拟在钱江添置汽轮两艘。最近政府已决就庚款内,拨借二十万镑,继续兴筑金玉段路线。按此路于浙省之军事、交通、运输上,占极重要之位置。更就经济上一般而言,此路负沟贯浙东浙西往来之要衢,故行旅与商货之往来极繁盛。将来全路告成,贡献自必更大。同人应杭江铁路局之招,于二十日乘该局特备之专车,赴金华考察。余细察杭江路之组织及设备,较他路特优之点甚多,其最著名者如下:

一、自局长、车务主任,以及各站长、各车队长、查票员、侍役等服务人员,皆充满奕奕精神,欣然从公,足予人以良好之印象。

二、该路为目前之经费所限,设备虽因陋就简,然处处能独运匠心,就地取材。如各站站台,有铁皮制者,有木制者;月台外之铁栏,系代以粗木桩,而围以铁丝;各站之行车鸣钟,系代以短截铁轨,悬而击之,锵然作声;其他如扬旗、信号灯,均能别具新意,式样优美。

三、各车构造布置,亦颇精美。头等车系用餐车式,前部为餐室,后部另辟卧房式座位。二等车座,系全部藤制,旅客可相对隔桌而坐,椅背高可及头部,前后可活动翻转,舒适异常。三等座亦为相对式,宽绰合用。各座相对处,亦另制小几,以承杯物。

四、各站出入口之验票职务，不另设人员，而以路警一人代之。据谓效率既极显增，而经费方面，又可节减。

五、该路以轻磅之故，车身较他路客车特短，且行驶速率，亦不得不较缓。据该局车务主任金士宣君谈，现方改置新式车头，自下月起，可实行缩短一小时之行车时间。并将添设夜快车，以利行旅。又该路行车时刻，颇能力求准确。

杭江铁路之完成，对于全浙省之经济方面言之，实为一重大之助力。惟苟分别而论之，则浙省各地中，亦有因铁路之成，而将诱致失去该地历来所占之重要经济地位者。例如兰溪一地，素占河流交通之便利，为赣、闽物产入浙之要道。今有杭江铁路之便，则货物运输可舍水就陆，而兰溪固有之经济地位，恐将渐成衰落之势。当同人行抵兰溪，出席商会暨各同业公会之公宴时，其欢迎辞中，对于此点，亦特有述及。略谓“杭江铁路，在浙省建设事业上，确著突飞之进步、伟大之成绩。惟于兰溪地位上，则将发生盛衰变化及经济恐慌问题，他不具论，即就河流交通一方面言之，往昔金衢两属物产之运输，以兰溪为集中地点，必经区域。乃自杭江铁路萧兰段之告成，金属运输可以舍水就陆，直达目的地。他日金玉段告成，则衢属乃至赣省、闽省，由衢入浙之运输，亦可循陆路直达目的地。于是兰溪地位，将完全等于赘瘤。瞻念前途之危险，深抱杞人之隐忧。”此虽寥寥数语，然确为实情。所望提倡建筑之浙省当局，应设法以善其后也。

此次年会，同人等行踪所及，备受各地当局暨各团体热烈之欢迎，与夫隆重之招待。其诚挚之情意，吾人将永铭心版。惟当此百业衰颓，民生凋敝，满目尽是疮痍，故每当美饌承前之际，辄兴食难下咽之慨。且处此国难严重时期，吾人于各地欢叙视察之余，极洞见各该地因年来经济不振，各方面所受痛苦之深沉，及企望解救之殷切。据杭州分社之报告，谓“最近杭市商店倒闭，达五百五十家；店员失业，复有四千五百余人之多。商业经济，日形衰落，此至可虑者一。乡村之间，蚕桑之利，因天时人事之不臧，致割肉补疮之无效。加以历年荒歉，民鲜盖藏，遂令户苦糲糠，市惊索米，农民生计，不绝如缕，此至可虑者二。至若工业经济之恐慌，尤为吾人所深思苦索，期获挽救于万一。良以杭市丝业收入，何止数百万，绸业收入，何止数千万。顾迩岁以来，丝业纷纷失败，绸厂相继倒闭，机声辍响，囱突无烟，以致数十万织工，掉臂闲游，啼饥困守。长此以往，势必蚕户绸商，亦将无衣无食。其关系社会经济，诎有涯涘？”又杭各商业团体公宴社员之欢迎词中，亦谓“浙省七十五县中，产丝者五十八县。去今十七年以前，我国出口商品，丝占第一位。浙江一省之输出，计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；而杭绸自宋代以迄民国，不仅称誉全国，且为欧美人所乐用。自后以日本之生丝及丝织物之逐步改良，且恃彼邦政府之保

护力量，得于世界市场中与我角逐争胜，使我进退失据。又因年来人造丝之源源输入，真丝之在国内销路，大部分被夺。计杭市一百余家丝行，本年只存三十一家；茧行亦由四十余家，减至十一家；缫丝厂由四家，减至二家；最大之丝绸厂纬成公司，亦以无法维持，而宣告停业；又家庭工业之机户，自二千余家减至半数。此外金融方面，自一二八事变以后，即现反常状态。”其他又如於潜、金华及兰溪县长，于宴席上报告当地农村经济之破产，及工商凋敝、失业增加之种种情形，在在足为浙省经济前途之隐忧。故农村问题，在今日之中国，已成为亟待解决之最重要经济问题也。

浙省之农村情形，今已危机四伏，几成无可药救之问题。试就浙西方面而言，如嘉属之嘉兴、嘉善、平湖等县，为浙省富饶之区，昔日之农村经济，较他处远优，主要之农产物，为粮食，次为丝茧；且以地处沪杭中心，交通便利，工商亦尚发达，人民类多余裕。当民国初年之际，米价在五六圆之间，农田颇称丰收，百物亦均称低值，地方安靖，内战不临，土匪少见，其时农村堪称快乐时期。至民十五年起，米价日增；当民十七年，米价增至每石十八圆左右，而百物亦日趋腾贵，茧价每斤价值七八角，丝价每两八九角，故农村生活，虽百物腾贵，但出产之丝、米亦贵，仍能维持。其时农村工人，因生活之艰难，价亦日增，短工由每日三角，而增至七角，且其他一切肥料农具，无不突飞猛涨。民十七年起，更遭水灾虫害，收成日减，农村经济，渐趋衰落。及本年沪战起后，经济搁浅，农村受其重大影响者，以丝茧价格暴贱，春茧每斤只值两角，丝价每两亦只两角五分，致农民亏蚀不赀。其后浙西各县，乃发生断粮之事，抢米风潮，数见不鲜。虽经地方设法救济，始告平息，但其元气则未复。待今秋稻田丰收，一般农民，莫不喜形于色，共相庆祝。詎知事有大谬不然者，当新米甫经登场，而米价告跌，是新未及一周，米价骤跌一圆，不及一月，价跌竟达二圆有余，计自糙米八圆五角，跌至五圆至六圆。致农民方面，虽称丰收，但照每亩计算，亦不过一石六七斗之收获，全数粜去，以六圆计算，只得九圆有零。但佃农者连还租在内，以及工资等项，每亩须本洋十二圆，则耕佃一亩，亏本几达三圆。且运市销售，困难殊多，而所欠各种商店帐款，以及借款等，索逋者接踵而来。尤以所欠米行之粜米，当正二月间，所粜白米，每石价达十三圆左右，再加以每月二分之利息计算，粜白米一石，今几须以糙米二石五斗归还。兼以政府催缴旧赋，胥吏之迫促，急如星火，良善农民，安敢拖欠分文。总之，今秋虽告丰收，惟以农民之支出急迫，益以亏本所获之些微，新米早已售罄殆尽，所剩者不待年终，即须借钱粜米。而号称富庶之浙西，在秋期之农村现象已如此，致来年之情状如何，实有不堪令人闻问矣。

浙省之田赋制度，轻重失其平衡者，相沿已历数代，迄今尚成为财政上待决之重大

问题。盖浙西之赋税，重于浙东。曩以旧制银、米并征，参差复杂，县各不同，而税率折合之多寡，又复互异，故每苦不能明其税率轻重之若何悬殊，及悬殊至若何程度。自本年始实行废除银米名目，改用银圆为本位，税率乃得藉数字表明。如嘉善田每亩科正税银五角七分一厘，加附税银七角零四厘，每亩共税银一圆二角七分五厘；兰溪田每亩科正税银二角零五厘，加附税银二角九分八厘，每亩共税银五角零三厘。以嘉善田每亩正税数，与兰溪田每亩正税数比较，轻重相差银三角六分六厘。又以嘉善田每亩正附税并计数，与兰溪田每亩正附税并计数比较，轻重更相差银七角七分二厘。此属田之科则方面言。又如桐乡地每亩科正税银五角零一厘，加附税银六角二分三厘，每亩共税银一圆一角二分四厘；上虞地每亩科正税银三分，加附税银四分一厘，每亩共税银七分一厘。以桐乡地每亩正税数，与上虞地每亩正税数，比较轻重，相差银四角七分一厘。又以桐乡地每亩正附税并计数，与上虞地每亩正附税并计数，比较轻重，更相差银一圆零五分三厘。观乎此，两浙人民在赋税上之不平等负担。确为明显之事实。故魏颂唐氏极主张实行清丈，与改征地价税。吾人于魏氏之说，固表赞同。惟望魏氏于上述之主张外，应并顾及地税之有市镇、乡村之分，及与人口之关系上，兼筹而审考之也。

年来以国内政局，扰攘不宁，各地经济状况，亦日呈恶劣。自去年九一八东省事变，益以一二八之沪战，其情状更每况愈下。吾人身居沪地者，触目但是繁华兴盛之景象，循至每逢变乱，内地之膏血，愈被外人势力所造之上海吸收而来。故今者吾人亲入内地，则耳目所接触者，俱为一片衰败凄凉之惨象。工厂闭门停业，商肆冷落失生气，陋巷小街中，贫民聚居，均现瑟缩堪怜之色。试思以此国家，以此人民，设一旦不幸被强寇侵入腹地，果将以何种力量抵抗之耶？是不为彼铁蹄下之牺牲品者几希！余为此言，非好为敌人张目，顾事实历历在目前，有心人当必深韪余言。彼醉生梦死于上海之都市生活者，闻此其亦可以矍然悟矣！

本文于浙省工商衰落情状、农村崩溃情状、赋税失衡情状、建设进行情状等，均有极正确之分析及讨论。故本文虽曾为《新社会》捷足先得，首为发表，本刊仍不忍割爱，亟为转登。本文所述各点，原非为浙省独有之问题，实为吾国各省共有之问题，而我行与浙省又关系特深，同人读之，得无有感于中乎？

荫溥附志。

（《兴业邮乘》第三期，1932年11月9日）

东湖纪游

金云霖

东湖位武昌西北，珞珈山畔，离城尚有三十里之遥，地殊清幽。予履此三载，徒慕名迄未一往也。某日之夕，围谈无俚，正兴趣索然之际，忽议作东湖游。语甫出，赞同之念，不期而合。乃于隔宿购酒食数事，行色具矣，怦焉惟觉破晓之迟迟。

启行之日，天正晴朗，助兴不少。晓风拂处，微觉嫩寒。跨江而行，极目游骋，海鸥三二，回旋于浪花之间。江水浩淼，忆云年今日，大地陆沉，惨象犹斑斑可循也。未几傍岸，另驱人力车至汽车站，武豹路之支线，系武大斥资特辟，游东湖者，受惠不少。奈何车少人众，先予而往者，拥挤一堂。继至者正复靡已，遂不得不人各为谋。比车到站，人声鼎沸，秩序纷然，致使上下为阻，甚有踰窗而入者。旁有日人二，相视默默，不卜其印象为如何。

车行殊速，循山起伏，驰逐于蜿蜒道上。幸路面平坦，无颠簸之苦。惟车敝，载复逾量，局促如登囚车矣。约半小时，止于武大之阍。惜是日为星期，各处悉扃其门，实为憾事。巡礼一周，已觉构筑奂皇，蔚为巨观。意于此荒芜之地，若斯工程，洵属煞费经营。惟期来此求学者，毋负其所荷之使命，建筑宏陋，原余事也。

日将亭午，炎威不减溽暑。予以行装特简，尚得从容自若；偶睨他人，挥汗频频矣。贾勇越岭，不一箭之遥，东湖遽映眼底。至是豪兴逸飞，适间疲惫，早已忘之。往日劳形梦寐，今得一偿宿愿，快乐又为如何！广逾圣湖，幽邃且胜之；宛一村姑，脂粉未施，自有其天真妩媚之态。

乡人朴实醇厚，如《桃花源记》之所云，以视都市中人，谄谀依阿，锱铢斤斤，苦乐不啻霄壤。买舟二，载之单刀泉。款乃声里，鼓桨迈进。水天一色，蔚蓝可爱。藻杂以茭，采而食之，尤有清趣。顾盼依依，恋不忍去。载歌载欢，不觉逴逴，黛眉远山，行且近矣。林木荫翳，黄墙可辨，知即单刀泉也。

拴缆而登，四顾无复人烟。田畦荒芜，萋萋没径。亦默示农村破产之惨象。吾等尚

何来兴趣，作竟日之遨游乎？黯然良久。

单刀泉一荒庙耳，斑蚀零落，梵音久寂，仅有寒僧，依钵为生，鹑衣褴褛，揣想若辈生活如何维持耶。泉滢而微甘，殊别饶风味也。

是时饥肠辘辘，适庙祝沦茗以进，野餐开始矣。一时喧呶声，刀叉声，杂然并作，不瞬眼已狼藉而尽。酡颜相顾，笑不可仰。旋循庙后荒径，绕道至来处，唤舟返棹。夕阳影里，峰峦掩映。风送俚歌，诘屈不能解，味其音韵，殊逸乐也。遂于暮色苍茫中，告别东湖，归已月影满庭，是为记。

（《兴业邮乘》第六期，1933年2月9日）

潼关陕州视察记

李景班

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底，因视察潼、陕两地棉花状况，及接洽本栈顾客，兼为泰山保险代理处事，乃有潼、陕之行。早九时，由郑乘陇海特别快车西行；夜十时半，抵潼关，在潼勾留五日；东旋到陕州，又留三日；以十一月九日回抵郑州。出门归来，行栈业务，正当繁忙之际。握管记游，时作时止。今特忙里偷闲，将潼、陕视察所及，笔而述之，投寄《邮乘》，略作留心西北商业者之参考焉。

潼关为陕西门户，与河南之阌乡县境毗连；北渡黄河即为山西省属，有渡口曰风陵渡。东门外里许之河边，当豫、陕交界处，有“鸡鸣闻三省”俗语；盖因该处晨鸡报晓，三省皆可闻也。是故潼关实为秦、晋、豫三省交界之点。黄河由此而上，自北南流；由此而下，自西东流。尚有渭、洛两水，到此会流入河，成一大弯曲。今陇海铁路，又暂止于此。潼关遂成为水陆交通要区。城墙高厚，气象巍峨。西北濒河，东南环山，形势非常险要。

惜市政未兴，古风仍旧；又以陇海工程，积极西展，致无新式建设。出口货物，以朝邑、华州、渭南、赤水、泾阳、咸阳，各县所产棉花为大宗。本年收成丰盛，预计不下六十万担。他如皮毛、药材，以及兰州特产之青条烟，为数亦巨。棉花运售地，以郑州为中心。其他货物，则以直接运往沪、汉者为多。进口货，以面粉、煤油、纸烟、茶布、洋杂货为大宗。

市面金融，流通数额，极有可观。无如陕省政治不良，封建思想太深，现金出口，悬为厉禁，以故外省银行，常视为畏途。今仅上海、中国两行，设有小范围之办事处，承做汇票、押汇营业。此外银号、钱庄，虽有数家，但实力单薄，不能开展。因之金钱调度，极感困难，而汇水增高，遂漫无标准。上海银行乃由郑运现前往，专做棉花押汇。目前行市，利息在一分以上；汇水亦每千元收进十元左右。是以由潼至郑，每一千元营业，恒有八九元余利。

陕帮花客之与我郑行，及货栈素有往来者，时向我行要求，派员驻潼办事。明知厚

利当前,弃之可惜,但以人才缺乏,盘现困难,未敢贸然举办,只好留待将来之计划。该地保险公司,华、洋皆有,大都为申、汉、郑各处所委托之代理处。家数既多,竞争自烈。折扣之低落,为向所未有。我行代理之泰山,近虽设立代理处,然前途营业,殊无确实把握也。

陕州为豫西重镇,濒临黄河,有渡口曰太阳渡,与山西之平陆县,隔岸相望。古为召公封邑,有古甘棠遗迹。民十五以前,陇海铁路止于此。其时各埠巨商,纷纷投资经营,市面颇有勃兴气象。不幸军事连年,各项建设,已成者遭破坏,未成者相继停顿。厥后车通灵潼,遂无复兴希望。今则市况荒凉,不胜今昔之感矣。

幸尚有机棉打包厂一家,稍可维持现状。盖陕州灵宝一带,为我国棉花最佳产地,品质优良,为数亦巨。而山西沿河各地,棉产亦极丰富,因有打包之便利,乃皆集中陕州,然后分运沪、汉、津、青等埠。据最近调查,该厂日打棉花达六百余包之巨,约计二千数百担,值价七八万元。仅此棉花交易,遂成热闹市场。惟此项交易,悉以现洋为主。无论何种钞票,概不通用。以故金融调拨,极感困难。

为救济市面计,惟有向郑州运现之一法。上海、中国两行,早经设立办事处,押汇成绩,尚属可观。我行因郑行及货栈两方,平日往来之晋帮花客,近多移陕办事,故于秋初派货栈会计石际云君赴陕,成立办事处。开业以来,营业日有进展,押汇放款,已达百余万元。良由晋帮花客,与本行感情最洽。该帮营业,几全被我行所占。而本年棉花收成,又特别丰盛,故有此良好成绩。

所有陕地出口棉花,除一二纱厂,用汇票售款外,大都由银行押汇,运往沪、汉、津、青各埠。每棉花二十吨,约押款一万元至一万二千元不等。利息普通一分,汇水每千元约贴六七元,颇有利可沾。统观陕州各业,除银行外,以打包厂营业为最佳,获利尤巨。其他与棉花有关之花行、堆栈、转运公司,营业亦尚可观。此外则百业凋零,无足称矣。

至于保险公司,亦与潼关情形相若。我行代理之泰山,因有本行押汇关系,营业尚属不恶。但以竞争者多,利益则微矣。

二十二、十一、二十、述于郑州

(《兴业邮乘》第十七期,1934年1月9日)

金兰二日记

程杏初

余于廿三年一月十三日，回龙游省亲。是时适杭江铁路已全线通车，自杭州至龙游，仅需十小时左右可达，较昔之舟行，溯钱塘江而上者，已可省二三日矣。在家盘桓匝月，每与友朋叙谈，咸谓年来浙省交通发达，有突飞猛进之势，尤称道杭江铁路之成功，能使浙东富源，可有充分发展，其裨益民生，诚不可限量。缘路线所经，悉为膏腴之地，物产富饶，人口稠密，如诸暨、金华、衢县、玉山等处，商务繁兴，自可预卜。其中尤以金华一处，在一般人心目中，认为极有发展之希望。良以该处位于浙东中心，且为杭江铁路总枢纽，上通闽赣，下达沪杭，公路方面，东至温处，西达皖南徽州；各地物产，此后莫不先集于此，然后分别转运他埠。兰溪在昔原为七省通商大埠，今则金华已取而代之，且有驾乎其上之概矣。余因友朋之称道之者如此，私心窃向往之，适废历正月十五日，该处有迎灯会之举，事前承友人招，约于前一日，绕道兰溪，前往一游，藉偿私愿。假满返津，特濡笔记之。

余于旧正十三日午后，乘舟抵兰，因到时已迟，仅与亲戚汪君谈谈关于市面情形。汪君系大源栈经理，生长兰溪，对于该处市面情形、本地物产，极为熟悉。据谈兰溪因依山靠水，耕田不多，故米类出产极少，仅堪自给而已。惟农民副产品，则甚富饶，如牛、猪、鸡、鸭、火腿等等，其中尤以猪及火腿，运销他处最多。大约估计，猪、牛两项，每年运出者，其总值可达二百万元弱；火腿约值一百万元。故火腿产量，除金华、义乌外，当以此地为最巨。

兰溪市面情形，据汪君称，在昔杭江铁路未成以前，因水路交通便利，凡沿衢江一带土产，胥集中于此，即金华、义乌各处之农产品，亦以此为转运之地，故商业极为繁盛，市廛栉比，商店林立，其热闹几不亚于杭州。惟因限于地势，街面成一字形，其最热闹处，为从南门起迄北门止，绵亘达二三里之长，所有各大商店，均集于此。其中以布业为最多，计大小三四十家；南货业次之，火腿行亦占不少。该处门市营业，本以布店生意为最